



YUAN

LAI

XING

FU

NI

ZHE

GUANG



原来幸福 逆着光



居筱亦
著

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刻在三生石上面；
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

晋江都市言情积分榜黑马之作·晋江人气女王居筱亦大尺度突破

**一场令千万读者为之揪心的爱情较量
他禁锢了她的自由，她却虐待着他的心**

强取豪夺的开场覆水难收，一念之差引出一生呵护；失而复得的初恋私奔难成，一个转身错失一生挚爱。

再起《佳期如梦》的两难选择，阮正东还是孟和平？

飞言情工作室
“言情季”
长篇主打
第一波

光明日报出版社

原来幸福 逆着光

JUXIAOYI
居筱亦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来幸福逆着光/居筱亦 著.--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112-2283-1

I. ①原… II. ①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51366 号

原来幸福逆着光

著 者: 居筱亦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策 划: 夏玉琼

封面设计: 柴 华 周 丽

责任校对: 张 肿

插 图: 梁 靖 张宇莹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 (原崇文区) 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mm 1/16

字 数: 313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283-1

定 价: 21.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这样的她值得“独爱以对”

——仅以此篇献给《原来幸福逆着光》，以及所有相信爱情的女孩儿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

Just because someone doesn't love you the way you want them to, doesn't mean they don't love you with all they have.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爱你的人如果没有按你所希望的方式来爱你，那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全心全意地爱你。

这句话似乎为夏小冉和傅希尧的爱情做出了最佳的阐述，尽管傅希尧对夏小冉的爱从头至尾都没能如她的意，甚至和她心目中对于爱情的想象天差地别，但那的确也是爱，只是被孤傲自负的傅希尧不善于表达地表达了。

对于傅希尧这样的男人，我只能说他是一个不会爱也缺乏爱情技巧的男人，然而就是这样的男人，看在女性读者眼中，竟有一种别样的心疼。我想，要对付这样的傅希尧，只能用行动告诉他：强取豪夺是没用的，当女人爱你，那便是爱，当女人恨你，那便是恨。心里的渴求是难以抵达的领域，并非人力可为。

温柔多情的邵峰似乎符合夏小冉对于爱情和男人的所有假设，但当这种假设和现实接轨时，夏小冉也不得不选择面对现实，毕竟人是要活在现实中的，而不是埋首于用泡沫堆砌的爱情里。

假如用换位的方式思考，傅希尧是否会像邵峰一样，在爱着夏小冉的同时和另外一个女人订婚，却又在订婚当日悔婚，带着夏小冉私奔呢？

傅希尧是不会这样做的，这是身为看客的我一种直觉的笃定。于是我又想到，邵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优柔寡断的男人啊，既然决定放手又怎能轻易回头，既然决定回头又怎能中途再次放弃？“放弃”似乎成了邵峰唯一的代名词，好像对他来说什么都可以试一试，不行就变卦，反正人生总是要无数次碰壁的。

也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夏小冉终于看清了现实吧，邵峰固然优秀，但终归不是一个值得她托付的男人而倘若没有傅希尧，邵峰或许永远是最好的，只可

惜，什么人、什么事都是怕比较的。

有人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

用医学术语来解释的话，就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种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其加害于他人。当事人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这样看来似乎夏小冉有些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但换个角度来说，夏小冉长期被傅希尧威逼利诱，虽然曾有几不幸是傅希尧直接造成的，但不可否认，更多时候的坎坷也是被傅希尧所化解的。反观只会逃避的邵峰，事实令她逐渐相信傅希尧虽然可恨，却也是她的救世主，潜意识里也开始认可这样的男人是可以依靠的，那么，既然逃不了，何不去学着接受？

当夏小冉决定放手去爱的同时，也会发现其实“爱”看似很难，做起来却得心应手。最起码对于傅希尧来说，夏小冉并不需要做太多事，既然傅希尧喜欢主导一切，那便让他主导好了，他求的不过是夏小冉的一心一意罢了，仅此而已。

要知道，“独爱”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倘若你能逆光找到属于你的幸福，便值得独爱以对。

余姗姗

2011年6月14日 午

于北京

001/ 楔子

愿与不愿，轮不到她选择；想与不想，全凭他高兴。

007/ Chapter 01

傅希尧路过她身边的时候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又仿佛不认识她似的，越过她往里走去。

033/ Chapter02

车子缓缓起动，等倒车镜里那个小小的背影渐渐缩成了一个点儿，他又忽然出声：“慢着，倒回去。”

053/ Chapter03

“即使永远不再跟邵峰见面？见了面也只能当陌生人？”他又恶劣地追问。

她张着唇，一个简单的“是”字怎么也说不出口，脸上血色全无。

079/ Chapter04

这时的傅希尧还不知道，不遗余力地占有，收获的永远不会是爱情。

101/ Chapter05

他两只眼睛虎视眈眈地俯视着她，拍拍她的脸诡异地冷笑：“难受吗？那种接近死亡的滋味可怕吗？你试试再挑衅我，我有千百种方法可以让你生不如死，比如你父母……”

121/ Chapter06

“小冉，我打来只是想问你，他们都说是你主动要跟我分手的，我不信，你告诉我，是不是我父母逼你的？”邵峰一字一顿地道，每说一个字都像要了他的命一样难受。

145/ Chapter 07

可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事的现在，她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连多看他一秒都不敢，彼此相顾无言，彼此悲凉命运。

171/ Chapter 08

他不是适合我的那个人，你也不是。

193/ Chapter 09

在昏迷前，她恍惚还听见耳边有人在怒吼咆哮，好像是傅希尧，又好像是别人。

217/ Chapter 10

他的眸子深沉如墨，低下头能看见夏小冉微动的眼睑，抿紧唇又说了一句：“你永远都看不见，我也会痛。”

247/ 尾声

其实他更想问，你尝试着爱我，好不好？
可他不敢。

277/ 后记

I will try for your love.

楔子



愿与不愿，轮不到她选择；想与不想，全凭他高兴。

夏小冉安静地坐在候机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右手紧紧地抓着包包，左手还故意把帽檐儿压得低了又低，愣是把巴掌大的小脸遮去了大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指针每跳动一下，对夏小冉来说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她的眼睛根本不敢往别的地方看，不对，应该说自从换了登机牌开始她就没有一刻安心过，一直绷着身体，警惕得就连呼吸都小心翼翼地屏着。

终于等到机场广播她的航班可以登机，她大大地松了口气，用眼角的余光往左右瞧了瞧，这才站起身拢紧风衣快步向登机口走去。她紧捏着登机牌焦急地等在队伍后面，那模样像是恨不得马上就能登上飞机，逃开这个令她窒息的地方。

好不容易轮到夏小冉时，工作人员接过她的登机牌，又不着痕迹地看清她的面容，这才扬起职业笑容说道：“很抱歉，夏小姐，您的登机牌出现了小小的失误，请您先到我们机场的贵宾室休息一会儿。请您放心，我们会尽快解决问题的。”

“怎么会这样？”夏小冉的整颗心顿时提到嗓子眼儿，敏感的神神经像有预知能力似的感知到不妥，促使她下意识地拒绝，“那就算了，这飞机我不坐了……”她的话没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拎着包包扭头往回走，可惜事与愿违，她还没走两步就被人给截住了。

她缓缓地抬起头看向来人，黑葡萄般晶亮的眼睛霎时染上了绝望，一时间她形容不出是什么滋味。她瑟缩着身体，泪水盈在眼眶里，颤颤巍巍地开口：“林进，求求你了，让我走吧。”

林进万年不变地木着脸，那平缓的声音没有一丝起伏：“夏小姐，他在等你。”语气似是叹息，可更多的像是不认同她的做法：以卵击石，焉有完肤？

“啪”的一声，夏小冉手上的包包机械地落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砖上，地砖上反照出她秀气却苍白无力的面容。她用手抓着风衣的两侧，双眸无措地看着面无表情在林进，等他网开一面，不过她也很清楚自己不过是在垂死挣扎罢了。

他在等你？笑话，“等”这个字永远不会出现在那样一个高傲的人身上。从来只有别人等他、求他，何时见过他等待过别人？林进这是拐着弯儿地告诉她，习惯高高在上的他因为自己的不自量力生气了，而且估计气得还不轻，谁

叫她惹上的竟是那样一个难缠的人物？

夏小冉觉得自己像个被判了死刑的犯人，除了绝望还是绝望，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道紧闭着的贵宾室大门，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根本迈不开步子。不过里面的人也很有耐心，两个人就隔着薄薄的一扇门在较劲儿，而夏小冉知道，输的人一定是自己，也只会是自己。

她绷紧身体轻轻地推开门，一眼就看到了傅希尧。他背着手站在落地窗前，穿着一身剪裁合宜的手工定制西装，侧脸的轮廓刀刻般分明，薄唇紧抿着，表情淡漠得让人捉摸不定，整个人在白色明亮墙体的衬托下更显得阴沉。偌大的房间里只听见彼此轻微的呼吸声。

夏小冉站在门前不敢再向前多走一步，她知道此刻的傅希尧是极其危险的，就像黑夜里的狂风骇浪，轻易就能把小小的她吞噬殆尽，掐断她所有的希望。她的命运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掌握在他的手里了。

她咬紧下唇，力道大得几乎能咬出血来，心里在翻涌咆哮：夏小冉，你怎么就这么贱、这么懦弱、这么无能呢？这时正好一架飞机在他们俩眼前潇洒地起飞，向着那一望无垠的湛蓝天空自由翱翔，她不由得怅惋，这是不是她订的那个航班呢？就差一步，就差一步她就自由了，他为什么就不肯放过自己呢？不是他自己说的，已经腻了？

就在夏小冉胡思乱想的时候，傅希尧优雅地转过身来，犀利的眼神落在她身上，表情似笑非笑，却危险得让夏小冉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她忐忑地看着他把玩着手里的纸飞机，修长漂亮的手指动作很轻柔，她却没由来地一阵惊慌，脸色煞白煞白的，愣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傅希尧看着眼红红的像只可怜的小白兔的夏小冉，忽而笑了出来，手腕轻轻一用力，纸飞机就摇摇晃晃地飞落到夏小冉的脚边。

夏小冉绝望地闭上眼睛，她认得出来那张纸正是自己费尽心思写的申请书。她忽然间很想嘲笑自己，怎么会天真地以为能瞒得住他呢？

她真是高看了自己，也低估了傅希尧的本事。

其实他什么都知道，却什么都不说，就像看跳梁小丑似的冷眼旁观她这些日子战战兢兢又兴奋地申请资格、办手续、买机票。当一切尘埃落定，给了她莫大的希望，以为自己可以离开的时候，他才给她重重一击，希望越大，失望就更大。

这才是高高在上的傅希尧，随便动动手指就能将别人的命运捏在自己手心里随意玩弄，做事从不留余地，也从不给她选择的机会。可是她不甘心，真的不甘心，为什么自己偏偏遇上这样的人呢？

夏小冉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似要将长久以来的压抑、不甘、屈辱通通发泄出来，酸楚的泪水挂在眼睫上，让她漂亮的眼睛更显得楚楚动人。

傅希尧笑眯眯地说：“我的傻冉冉，好好的你哭什么呢？就不怕我会心疼啊？”

夏小冉呼吸急促得仿佛喘不过气来，抖着声音喊：“傅……傅先生，我求求你了……”

傅希尧收起了笑容，仿佛刚才的温柔只是一瞬间的错觉，他冷冷地睨着夏小冉：“求我什么？我不是让你玩得挺开心的吗？是不舍得收心呢，还是你以为找到了翅膀就能上天了？得到我允许了吗？”他哼了一声，慢条斯理地踱到一边的真皮沙发处坐下，懒洋洋地靠着椅背说：“你还杵在那儿做什么？过来啊！”

夏小冉的脸白得跟纸一样，艰难地往前挪了几步，被逼无奈把自己送到恶魔跟前，心口积压着一层又一层的绝望。

“怕我？”傅希尧又笑开了，整个贵宾室都是他轻蔑的笑声。抬眼看着如惊弓之鸟的夏小冉，“你怕我什么呢？知道自己做错事了就赶紧改，跟我认个错，我对你那么好，还能不原谅你吗？”

夏小冉睁大盈满水雾的眼睛直视着傅希尧，有些难以置信他怎么能把颠倒黑白的话说得这般理直气壮。蓦地，她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冲他大喊：“傅希尧！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限制我的自由？这世上还有没有法了？”

听到这儿，傅希尧冷笑了一下，将手里本来要送给她当做生日礼物的钻石手镯往地上一摔，大手一伸轻轻松松就把她圈在沙发里，高大的身躯霸气十足地压在她身上，跟之前那么多个屈辱的日日夜夜一样，根本不容她拒绝地蛮横霸道。

他一手使劲儿捏住她的下巴，另一手却温柔地拭去她脸上的泪水，嘴角弯出迷人又嘲讽的微笑：“法？当然有了，我跟它还挺熟的，要不要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夏小冉欲挣扎，却像只被网住的蝶浑身动弹不得，只能涨红着脸绝望地呐喊：“你说过的！只要腻了就会放过我！你说过的！”

“说你傻还真没没错，男人在床上说的话你也信？”傅希尧冷着脸轻轻一

笑，在她的挣扎下兴致越发浓烈，炙热的手掌轻拢慢捻，因欲望而沙哑的声音略微低沉，“记性那么好，那就好好给我记着，你夏小冉这辈子只能是我的女人！”

愿与不愿，轮不到她选择；想与不想，全凭他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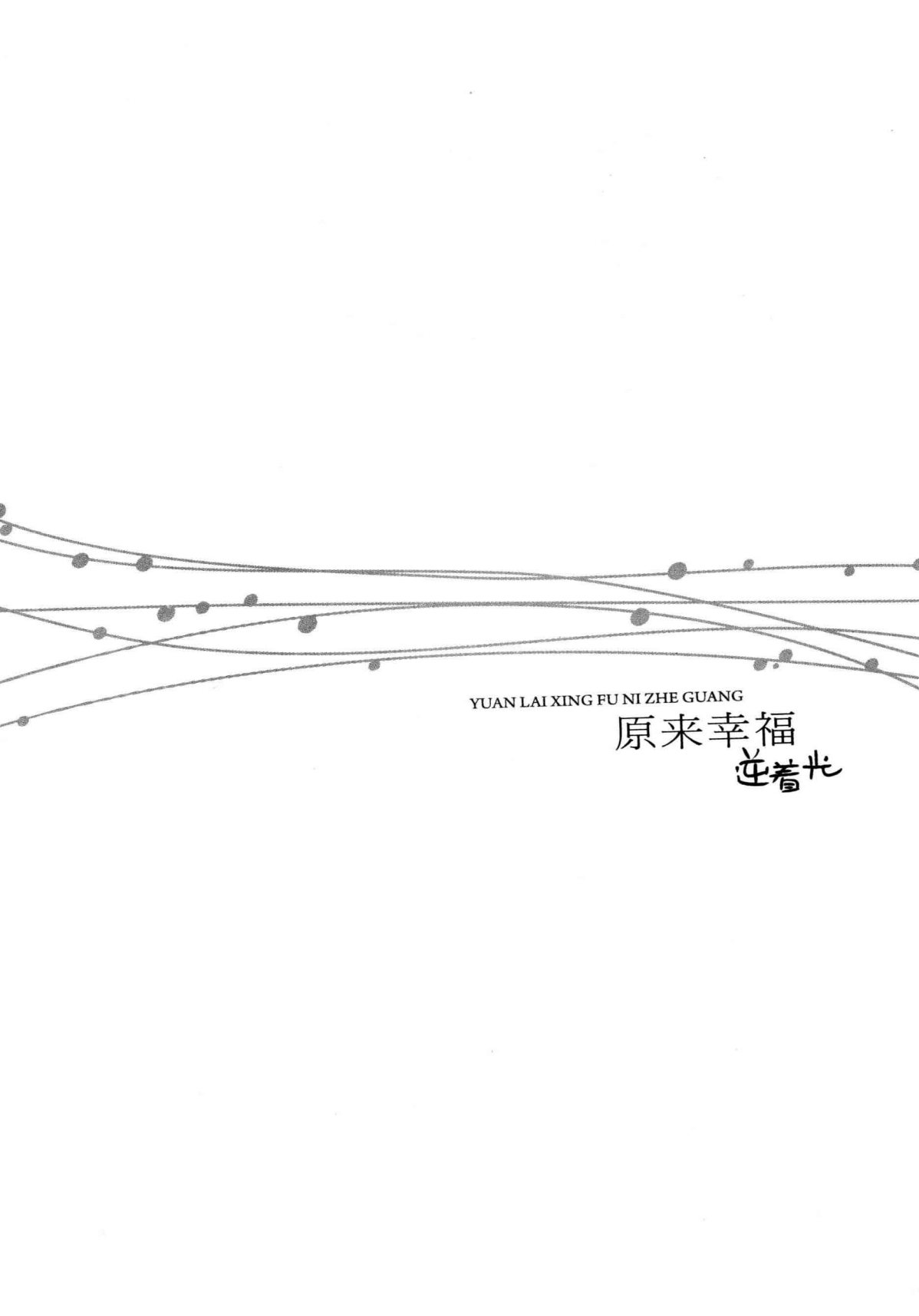
她只能被迫沉沦于最原始的纠缠。

傅希尧这才满意地点点头，俯下唇在她耳边轻轻撩拨着：“这么乖就对了，给我把你那些个小心思收起来，好好跟着我就行，你也知道我脾气不大好，要是惹恼了我谁都没有好果子吃！明白了吗？”

她避开他的抚吻，咬唇喃喃：“明白了。”反正她不明白也得明白，不是吗？

他静静地凝视着她好一会儿，又恶劣地问：“邵峰明天出院，你也知道吧？要不要我带你去看看他？”

她浑身一僵，什么都不能思考了。



YUAN LAI XING FU NI ZHE GUANG

原来幸福
迎着光



Chapter 01

傅希尧路过她身边的时候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又仿佛不认识她似的，越过她往里走去。

VOL.1 不爽

傅希尧的跑车慢慢滑进大院，旋出一道优雅的弧线。他熄了火，刚下车就碰到他的大哥傅希城。

傅希城刚从部队里回来，一身绿军装衬得他英气逼人，如鹰隼般犀利的眼睛瞥见了傅希尧，立马眯起来细细打量了好一会儿，才抿唇道：“怎么？玩够了，终于舍得回来了？”

其实他们长得并不像，傅希尧西装笔挺一派丰神俊逸，而长期的军队生活则让傅希城看起来更加的冷毅挺拔，两兄弟是各有各的魅力，不相伯仲。

傅希尧搭上傅希城的肩膀，笑眯眯地说：“好说，这是我家，我当然得回来了。”然后探探脖子往屋里头瞧，心里没底儿，又细声问：“大哥，今天又是哪家的鸿门宴啊？”他妈看不惯他逍遥自在没人管，最近开始变着法儿给他安排相亲宴。一来他不喜欢受约束，二来他觉得自己还年轻，结婚的事还早着呢，所以一直不咸不淡地敷衍着。

傅希城睨了这个幺弟一下，没好气地甩开他的胳膊往前走：“你进去不就知道了，问我做什么？反正不肯结婚的又不是我。”

傅希尧一脸泄气地追上他，撇撇嘴说：“好歹我们也兄弟一场，大哥你有点同情心行不行？”

不过傅希城哪里肯理他，迈着大步进了屋，刚进门女儿傅蓓蓓就“咚咚”地跑过来，傅希城弯腰把她抱起来怜爱地亲了两口：“蓓蓓今天在幼儿园乖不乖？”见着宝贝女儿，傅希城马上退去一身刚强霸气，摇身一变成了慈父，眼角还绽开浅浅的笑纹，整个人都柔和了几分。

傅蓓蓓带着软绵绵的童音乖乖地回答他：“爸爸，我很乖呀，老师还奖励我一朵小红花呢！”她说着还得意地指指自己胸前佩戴的红花朵儿，一转脸瞅见傅希尧也笑容满面地站在一旁看她，立马伸出双手撒娇，“小叔叔，抱抱！”

傅希尧心里一软，连忙接过她娇小的身子，软声软语地逗哄着：“好蓓蓓，你有没有想念小叔叔啊？”

傅蓓蓓人小鬼大，甜甜地亲了他一下：“当然想了，蓓蓓最喜欢叔叔了。”

这下傅希尧听了特得意，还挑起眉故意挑衅地瞅了瞅他大哥，又低头亲亲她：“叔叔也最喜欢蓓蓓了。”就像他的发小周跃民说的那样，傅希尧这小子

明明就是一个花得不得了的主儿，对女人好时可以把人宠上天地专一深情，一坏起来嘛简直就是一个浑蛋，可偏偏还是将上至八十岁下至八个月大的女性同胞通通俘虏了。

傅夫人从厨房出来，狠狠地瞪了眼这个打小就是她心尖儿的小祖宗，嘴里忍不住念叨：“既然这么喜欢孩子你就自个儿生一个，不要老拖着不成家，这算个什么事？”

傅希尧放下傅蓓蓓，又黏到傅夫人跟前像个孩子似的撒娇：“妈，我这不是还没遇上合适的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待会儿找个不合您心意的儿媳妇儿，碍您眼了岂不是我的罪过了？我得好好地慢慢地挑，找个最好的来服侍您才行。”

傅希尧拉着女儿的小手冷哼一声，傅夫人倒是被他滑稽的样子逗笑了，明知道他在敷衍也不生气，推推他的肩膀说：“少贫嘴！赶紧洗手去，今晚做了很多你爱吃的菜，叫你常回来总不听，看看都瘦成什么样儿了？”

傅希尧乐呵呵地“嗯”了一声就往洗手间去了，等再出来的时候发现家里来了客人。不过好在不是他相亲的对象，而是他的表妹王岚。他看管家芳姨还在饭厅布菜，就在王岚身边坐了下来，跷起二郎腿问：“今天怎么来了？有事？”也许是在外留学了几年，他跟王岚不亲也不疏，记得小时候她扎着两个小辫子追着他跑，长大了以后敛了性子反倒没那么可爱了。

王岚长得很斯文秀气，今天又穿了一身鹅黄色的雪纺裙子，衬得她更加文静。她略微皱着眉，有些不高兴傅希尧一副看透自己的样子，细声说：“没别的事，我就是来看看姑妈姑丈。”

傅希尧弯弯嘴角，痞痞地讽着她：“没事怎么还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谁欠你钱了？哎哟……”原来是傅夫人踢了他小腿一下，他不满地嘀咕：“妈……”

傅夫人把傅希尧拉到一旁悄悄地说：“你别逗岚岚，她现在心情不好，我是特地让她来我们家换个环境散散心的。”

傅希尧一听立马就来了兴致，他还真没见过谁能让特人精的王岚难受，于是挽着母亲的胳膊打听：“妈，发生什么事了？”

傅夫人先是挑了挑眉，才慢悠悠地说：“你们小小年纪还能有什么事？就是感情受了挫折呗！你待会儿可别在她面前提这事，免得她心里堵得慌。”

傅希尧无所谓地耸耸肩：“知道知道，您还没跟我说是什么事呢？赶紧说吧……”

“还不就是为了邵家那小子，听说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你叫岚岚心里怎么舒坦得了？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儿，你舅舅、舅妈都快急疯了。”傅夫人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有着浓浓的不悦。

邵峰？傅希尧皱起眉，没有接话。

其实他母亲这话说得有些偏颇，邵峰跟王岚既没结婚也没订婚，两人都是自由身，只是两家有结亲的意思，说白了就是王岚恋着人家，什么叫做有了别人？

不过他们一般都是私底下到会所俱乐部玩玩，碰着喜欢的女人就谈上一段，可是真正为女人闹到家里的是少之又少。他二姐算一个，那会儿她喜欢上了父亲的警卫兵，为这事还闹得满城风雨，当时两人爱得要死要活的，可到最后还不是乖乖地分手，乖乖地嫁给了现在的姐夫？小日子过得好着呢，所以说真爱什么的他压根儿不相信也不需要。

就是没想到这次邵峰居然弄得尽人皆知，是来真的了？是那个他认识的素来眼高于顶的邵峰吗？

他没接话，不过心里把事情记下了，怎么说王岚也是他妹妹，即使不护短也该关心关心才是。

这晚傅家老太爷傅康华碰巧跟战友去承德疗养院避暑，三哥傅希鹏则被调到地方历练，晚餐少了两人，除了大嫂潘慧哄着蓓蓓吃饭的声音，饭桌上没一个人说话，食不言、寝不语是傅家素来的规矩。

傅希尧脸上没什么表情，对上父亲偶尔瞥过来的意味深长的目光还能从容地应对，可心里还是有些愠，总之感觉不太好就是了。

果不其然，才刚吃完饭他就被召到了书房，他硬着头皮敲门，里面传来冷冷的一声“进来”。

他定了定神才推门走进去，只见父亲板着脸坐在檀木椅子上，敛起眉威风凛凛的，很吓人。他记得小时候每逢自己做错事，他父亲都是这副严肃的模样，他通常躲到爷爷那儿的，现在靠山出门在外，远水救不了近火，他唯有小心翼翼地对付着：“爸，您叫我有事儿？”

傅添荣寒着脸，声音像冰川似的冷硬：“臭小子，你还敢问我？”

他使劲儿一拍桌子，傅希尧知道准没什么好事，赶紧说道：“爸，您先别生气，咱们有话好好说，真是我错了我一定改，这还不成吗？”

“收起你的虚伪，别老给我打马虎眼儿，真以为我老了就什么都不知道、